

宗鏡錄卷第二十五

茂五

宋慧日永明寺主智覺禪師延壽集

夫一代時教了義諸經雖題目不同能詮有別皆目一心之旨終無識外之文凡挂一言盡歸宗鏡橫周法界皆同此釋如稱妙法蓮華經者妙法即是絕待真心稱之曰妙蓮華以出水無著為義即喻心性隨流墮凡而不染垢返流出塵而不著淨乃至下之七喻比況皆同火宅即是第八識體起四倒八苦之火燒三界五陰之身鬼神配利使諸見之邊

邪禽蟲喻鈍使根隨之煩惱乃至一切經教無量法門或譬喻說或因緣說或廣略說或橫豎說所有名相句義皆是心王心所之法若迷一念心執著外境隨處生著即入火宅義若悟一念心通達一切無非實相即出火宅義但是生煩惱時有業留處即是繫縛即是生死若了煩惱性空無有業處即是解脫即是得道如思益經云佛言我坐道場時唯得顛倒所起煩惱畢竟空性以無所得故得以無所知故知如云不得一法即與授記是

斯旨也若信解品內法喻之文長者即是心
王窮子即是妄念一念纔起五陰俱生背覺
合塵名為捨父伶俜五趣號五十年歸家是
返本還原付財是悟心得記三草二木同會
一心化壘草菴即示真實繫珠指懷中之佛
性鑿井出心地之智泉乃至觀音品中云若
三千大千國土滿中怨賊者即衆生十使利
鈍煩惱徧一切處惱亂行人稱為怨賊若遇
順境而起軟賊即是華箭射體若遇逆緣而
起強賊即是毒箭入心利使見賊煩惱徧一

切處者如經云處處皆有魑魅魍魎以依言
執法隨處起見解故若鈍使怨賊煩惱徧一
切處者如經云諸惡蟲輩交橫馳走以觸目
觀境逆順交馳念念憎愛隨處動結故有一
商主者即是心王將諸商人者即是眼等六
識商人貨易珍寶按五義若眼商人被色塵所易
貨眼自性之珍寶若耳商人被聲塵所易貨
耳自性之珍寶等齋持重寶者即是俱懷佛
性經過險路者即是三界之險有六趣之迷
津其中一人作是唱言者即是意根能起隨

念計度之分別常引導五根入於善惡諸善
男子勿得恐怖汝等應當一心稱觀世音菩
薩名號是菩薩能以無畏施於衆生汝等若
稱名者於此怨賊即得解脫者若了一心則
無外境眼不爲色所劫乃至意不爲法所劫
即當處解脫所以華嚴經頌云一中解無量
無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當成無所畏即是
於一心中能了萬法互生互滅無有自性萬
境皆空不爲所怖即是以無畏施於衆生於
此根塵怨賊即時解脫衆商人聞俱發聲言

南無觀世音菩薩稱其名故即得解脫者六
根都會一心即是俱發聲言繞了唯心諸境
自滅即是稱其名故即得解脫以無法對治
不生欣感故所以方便品云十方佛土中唯
有一乘法如法華名相云經云色涅槃受想
行識涅槃此中亦爾色法華受想行識法華
經云色非染非淨色生般若生色性虛微名
妙色體自離假名爲法色無塵垢借喻蓮華
文字性空目之爲經經者以身心爲義如來
在乎陰界陰界即如何異之有略統始終以

為心要啓發心路名之為序悟心將發達本
來空即是悟佛知見一色寂滅一切色亦然
一切聲亦然即是十方佛同說法華諸法從
本來常自寂滅相此是何物法並是眼法乃
至意法身心皆寂滅佛子行此寂滅道即是
佛也所以古師云妙法者是如來靈智體也
或名大方廣佛華嚴經者大方廣者是一心
所證之法佛華嚴者即一心能證之人攝所
歸能人法冥合皆是一心大者即是凡聖一
心真如體大以真如性徧一切處故方者即

是真如相大能具足無漏性功德故廣者即
是真如用大能生世出世間諸善根故佛者
是一心無作之果海華者是一心萬行之因
門嚴者是一心妙用之莊嚴經者是一心真
如無盡之妙理如破塵所出之卷仰空所寫
之文乃至八十卷中所有長行短頌一文一
字如善財所見五十三位善知識若人若神
或男或女等一一皆是自心逐位所證法門
如三乘說解而非行如說人名字而不識其
人若此宗鏡一乘之理說者即行即解如看

其面不說其名而自識也或託事說或立況說若大乘中所明託事以顯法即以異事而顯異法多是一事表一法如室表慈悲衣表忍辱等今明一事即法即人即依即正具無盡德隨一事即攝無盡以稱性為事事何有盡從其起相相復何窮又三乘所說教門但以別教而詮別義所以得理而忘教若入此圓宗者而教即是義以一法纔興即一切無邊萬法皆悉同時具足相應故此一法外更無餘法所以經云知從一法出一切法而能

卷五

四

各各分別演說以一切法種種義究竟皆是義故以一心能生一切萬法演出無邊義趣展即徧滿法界還攝種種法義歸於一心不動一心而演諸義不壞諸義而顯一心即卷常舒如來於一言語中演說無邊契經海即舒常卷一切法門無盡海同會一法道場中如草木四微從地而生還歸地滅猶波浪鼓動依水而起還復水源故經頌云佛智通達淨無礙一念普知三世法皆從心識因緣起生滅無常無自性故清涼疏云華嚴經者

統唯一真法界謂總該萬有即是一心也或
名維摩經者此云淨名即是一切衆生自性
清淨心此心弗澄而自清弗磨而自瑩處凡
而不垢在聖而不淨故云自性清淨所言名
者以心無形但有名故文中所說以四海之
渺瀰攝歸毛孔用須彌之高廣內入芥中飛
佛土於十方未移本處擲大千於界外舍識
莫知日月懸於毫端供具現於體內腹納劫
燒之焰火事如然口吸十方之風身無損滅
斯皆自心轉變不動而遠近俄分一念包容

無礙而大小相入天台疏云以須彌之高廣
內芥子中無所增減須彌山王本相如故而
四天王忉利諸天不覺不知已之所入唯應
度者乃見須彌入芥子中是名不可思議解
脫法門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不燒魚鼈
龍鼉水性之屬而彼大海本相如故諸龍鬼
神阿脩羅等不覺不知已之所入於此衆生
亦無所燒此是明不思議之大用也正以實
慧與真性合故得有斯莫測之用此如大智
論偈云水銀和真金能塗諸色像功德和法

身處處應現往若須彌高廣內於芥子而無
增減亦不迫迤不覺不知者具不思議解脫
者迹居依報之境得自在也此義難解有師
言神力能爾今謂不思議性非天人修羅佛
之所作神力何能爾有師言小無小相大無
大相故得入也今謂小是小大是大是自性
小大不得相入者小大大小小既是他性之小
大何得入也今解華嚴經明一微塵有大千
經卷觀衆生一念無明心即是如來心若見
此心則能以須彌入芥子無相妨也下諸不

思議事窮劫說不能盡皆是此意耳所以然
者此經云諸佛解脫當於衆生心行中求若
觀衆生心行得諸佛解脫住此解脫則能現
如是種種不思議事也所以然者諸方便教
明二乘得偏真之理解脫是思議解脫如得
玻璃珠不能兩寶大乘圓教明菩薩中道圓
真真性解脫即是不思議解脫如得如意珠
能雨大千寶也見衆生心行真性得芥子須
彌真性一如無二如若得芥子真性之小能
容須彌之大得須彌真性則須彌之大不礙

芥子之小舉此一意可以例下諸事也而言其中衆生不覺唯應度者乃能見之者衆生既不見小大真性之理豈覺知也其有得度之機即見此事也又若能觀此真性入觀行即相似即因此必得如來滅度故言乃能見之故法華經明六根清淨云唯獨自明了餘人所不見也經言又以四大海水入一毛孔者正報得自在也若會海水不思議真性即是一毛不思議真性者能以海水入一毛孔於正報之身無所妨損也輔行記釋云且約

一念刹那心所起故言小也即此一念具足法身一切佛法即是能容須彌之大大小常徧理事無礙事理本來相即故所以不斷煩惱而入涅槃只指凡夫一念刹那心具足難思法身之體本來相在故是故方便教中之人迷於相在茂五不思議理縱聞常住解惑分岐故別教道中仍有異解唯於圓教始末一如故五分法身不逾凡質所以云欲見如來心但觀衆生心則諸佛衆生是名心常契旨有識無情是號法本同原認名號而世諦成差

觀體性而真門一等法華經法師功德品云
菩薩於淨身悉見世所有唯獨自明了餘人
所不見古釋云何意不見有我相故耳無我
即見性了人法二空真心自現即是淨身於
真心中世間所有一切境界悉於中現故首
楞嚴經云諸法所生唯心所現性空無伴名
獨若取陰界入即名餘人爲陰所覆不見自
性龐居士偈云居士元無病方丈現有疾唯
憂二乘者緣事不得出所以訶穢食純說波
羅蜜上方一盂飯氣滿於七日不假日月光

心王照斯室文殊問不二忘言功自畢過去
既如然現在還同一若能達此理無求總成
佛牛頭淨名私記云經明於一毛孔中見摩
耶身摩耶胎中行無量步如不可說微塵世
界闊一日行無量步是何物法門亦作室中
容三萬二千師子座說又作須彌入芥子說
涅槃經中作藕絲懸須彌山說大品中作針
鋒上無邊身菩薩名說只是一意一解千從
當於觀智心行中求若事相上看終不得經
云是名不可思議解脫法門明一切法當體

自解脫色大故般若大色如虛空萬法例爾
故知諸佛凡有所說雖約事言皆是即相明
宗終無別意故法華經云十方諦求更無餘
乘唯宗一法矣靈辯和尚華嚴論問云大小
淨穢相各差別云何而得大小相即答性非
性故如像入鏡中像如本而鏡中現鏡如本
而容衆像俱無增減以無性故一念入一切
世界不思議住故是故心藏功德無邊或云
金剛般若波羅密經者即是本心不動喻若
金剛般若真智乃靈臺妙性達此而即到涅

槃彼岸昧此而住生死迷津文中所說應無
所住而生其心者起念即是住著心若不起
萬法無生即心徧一切處一切處徧心如
是了達頓入自宗故云若是經典所在之處則
爲有佛以心徧即法徧以法即佛故以智通
即境通以境即心故如華嚴經云如來成正
覺身究竟無生滅故如一毛孔徧法界一切
毛孔悉亦如是當知無有少許處空無佛身
何以故如來成正覺時無處不至故是以若
不悟自心徧一切處則心外見法顛倒輪迴

豈得稱正徧知成善逝之者如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以譬有一毫起處悉落見聞從分別生俱非真實若不達無相即相則是取相凡夫若了相即無相則成唯心大覺既不可取相求悟亦不可離相思真不即不離覺性自現又云一切諸佛及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皆從此經出以十方三世一切如來悟心成佛乃至三寶四諦並從心出覺此名佛軌此名法和此名僧金剛辯宗云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戊五

九

者一切如來悟心之門也了無明之妄心即妙慧之真心故曰悟心經云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悟三世之妄心不可得而有真心故曰悟心般若不壞假名論云若菩薩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者如人有目者得無生忍也日光明照者決定了知諸法無性見種種色者悟一切法不生不滅不斷不常不一不異不來不出無所得等菩薩如是行不住住施速成正覺得大涅槃釋曰云何行不住

施速證菩提以了一切法即心自性不住於法寂照無涯成觸目之菩提得現前之三昧若住一法為境所留失心智之光入愚癡之闇金剛經義云常見自性念念不離故云佛在正見性時恒沙數劫只如今時故名爾時知心是佛即是佛付囑了於法應無所住行於布施十方國土中唯有一乘法只是一心心即是法法即是心更住何法故言不住若離心別有法可得即生執心住於法相即是無目之人故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修此法

者現世成佛十方合為一相見一切佛及諸衆生本無差別見三世之事狀如彈指此豈不是希有之法又如諸了義經中云聽法之衆從十方世界外來者即是悟心為來若迷此宗乃遠在他方之外如華嚴論云十佛刹十微塵數世界外來者明從迷入信故號為來言彼世界中有佛號不動智者為明不動智佛是十方凡聖共有根本之智明於此智能起信心故號之為來此不動智佛一切衆生常自有之若取相隨迷即塵障無盡若一念

覺迷達相即淨若虛空但為隨迷稱外悟處
言來而實佛刹本無遠近內外等障亦無去
來無邊佛刹不出毛孔微塵之表今致遠近
意令初信心者心廣大故言其從彼世界中
來又明從迷悟入故言為來是以入宗鏡中
理當絕學百氏之說一教能明萬化之端一
言可蔽或云香積去此有四十二恒河世界
者即是經歷四十二位心地法門或云散華
瓔珞空中成四柱之寶臺者即是常樂我淨
一心四德之涅槃所以華嚴經云此華蓋等

皆是無生法忍之所生起或佛言彼時鹿王
者即我身是即結會古今明自心一際之法
或教中凡有空中發聲告示言下息疑者並
是頓悟自心非他境界或法華移天人於他
土即是三變心田或維摩取妙喜來此方斯
乃即穢明淨或丈室容於高座寶蓋現於大
千未離兜率已般涅槃不起樹王而昇忉利
執手經無量之劫登閣見三世之因釋迦眉
間出菩薩身雲之眾普賢毛孔示諸佛境界
之門小器出無限之嘉羞仰空雨難窮之珍

寶不動此處徧坐道場十刹寶坊合爲一土
聞經於五十小劫猶若刹那之時現通七日
之中舒之爲一大劫乃至恒沙法聚無量義
門舉一例諸俱不出自心之法故知菩薩隨
世所作皆表一心故淨名經云不捨道法現
凡夫事如華嚴經云一念於一切處爲一切
衆生示成正覺是菩薩園林法身徧盡虛
空一切世界故又云一切菩薩行遊戲神通
皆得自在是菩薩宮殿善遊戲諸禪解脫三
昧智慧故是以正報依報皆成佛法所以淨

名私記云取妙喜來此土者辯於淨穢無二
也彼界雖來入此土亦不增減本性如故雖
來畢竟不動何意如此好自思之故知萬法
施爲隱顯徃復若事若理皆不出一真心矣
如是解者稱可佛心發智明而若千日照空
攝衆義而如百川歸海畢竟更無一法現於
心外及在心中乃至下及衆生無明上該諸
佛種智皆是無生性空妙旨如摩訶般若經
云爾時釋提桓因及三千大千世界中諸天
化作華散佛菩薩摩訶薩比丘僧及須菩提

上亦供養般若波羅蜜是時三千大千世界
華悉周徧於虛空中化成華臺端嚴殊妙須
菩提心念是天子所散華天上未曾見如是
華此華是化華非樹生華是諸天子所散華
從心樹生非樹生華釋提桓因知須菩提心
所念語須菩提言大德是華非生華亦非意
樹生須菩提語釋提桓因言憍尸迦汝言是
華非生華亦非意樹生憍尸迦若是非生法
不名為華釋提桓因語須菩提言大德非但
是華不生色亦不生受想行識亦不生須菩

度五

十二

提言憍尸迦非但是華不生色亦不生若不
生是不名為色受想行識亦不生若不生是
不名為識六入六識六觸六觸因緣生諸受
亦如是檀波羅蜜不生若不生是不名檀波
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不生若不生是不名
般若波羅蜜乃至一切種智不生若不生是
不名一切種智故知萬法都會無生千途盡
歸宗鏡如先德云今佛之三身十波羅蜜乃
至菩薩利他等行並依法融轉而行即衆
生心中有真如體大今日修行引出法身由

心中有真如相。大今日修行引出報身。由心中
有真如。用大今日修行引出化身。由心中
有真如。法性自無慳貪。今日修學順法性。無
慳引出檀波羅蜜等。所以華嚴經頌云。文殊
法常爾。法王唯一法。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
死。又頌云。金剛鐵圍數無量。悉能置在一毫
端。若明至大有小相。菩薩以此初發心。以大
小無性。廣狹隨緣。若能明見至大無外之相。
即至小無內之相。皆是一毫端。心地法門。名
為見道。故云菩薩以此初發心。如是解者不

九五

十三

易凡身生如來家。成真佛子。義海云。生佛家
者。真如法界。無生菩提涅槃。為家。如見塵無
生。無性時。即此智從無生法顯。即為生佛家
也。經頌云。於法不分別。是則從如生。又云。普
於三世佛法中。而化生。但契義理。即名生佛
家。也是佛之子。亦名為佛出現也。故知凡挂
文言。盡為心跡。乃至稱為真如。亦名為跡。若
能尋跡。得本自然。絕跡歸宗。或迷跡徇塵。則
為失本。所以了之者。本跡雖殊。不思議一昧
之者。本跡俱迷。隨情自異。故大寶積經云。我

證菩提無差別跡何名為跡真如法性二俱名迹諸法實際亦名為迹無生無滅亦名為迹今時多執方便言教之跡失於一心正義之本是以宗鏡所示皆令尋跡得本雖徧引言詮殷勤委細同指於此故天王般若經云利根性人說文知義若能說文知義見法識心方入宗鏡中頓消疑慮則不用天眼觀徹見十方界不用天耳聽徧聞法界聲不假神足通疾至十方際端坐寂不動諸佛常現前如般舟三昧經云何因致現在諸佛悉在前

立三昧如是跋陀和其有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持戒完具獨一處心西方阿彌陀佛今現在隨所聞當念去是間千億萬佛刹其國名須摩提在衆菩薩中央說經一切常念阿彌陀佛佛告跋陀和譬如人卧在於夢中見所有金銀珍寶父母兄弟妻子親屬知識相與娛樂喜樂無比及其覺已為人說之自念夢中所見如是跋陀和菩薩若沙門白衣所聞西方阿彌陀佛當念彼方佛不得缺戒一心念若一日晝夜若七日七夜過七日

已後見阿彌陀佛於覺不見於夢中見之譬
如夢中所見不知晝夜亦不知內亦不見外
亦不用在冥中故不見不用有所蔽礙故不
見如是跋陀和菩薩心當如是念時諸佛國
界名大阿彌山其有幽冥之處悉為開闢目
亦不蔽心亦不礙是菩薩摩訶薩不持天眼
徹視不持天耳徹聽不持神足到其佛刹不
於是間終不生彼間佛刹爾乃見便於此間
坐見阿彌陀佛聞所說法悉受持得從三昧
起悉能具足為人說之如上所說皆是頓入

之門以備上根非為權漸今則傍明佛旨略
讀經文大意並依先德解釋即何理而不盡
何事而不窮然更在後賢智眼明斷以佛意
深奧一句能生無量義故○問如上所說芥
納須彌毛吞巨海既唯一心須彌為復入芥
子不入芥子若言入經何故云須彌本相如
故若言不入又云唯應度者見之答若有所
入處即失諸法自性若言不入又成二見又
或云小是大家之小大是小家之大或云芥
子須彌各無自性此皆是以空納空有何奇

十五

十五

特故知未入宗鏡情見難忘局大小於方隅
立見聞於妙道致使一真潛隱萬法不融今
明正義者所謂入而不入即識須彌之本相
不入而入解了諸法之自宗還原觀云所言
入者性相俱泯體同法界入無入相名爲入
也經偈云如來深境界其量等虛空一切衆
生入而實無所入華嚴經云悉入法界而無
所入若別有一入處則入時失本相不得說
種種諸法以當體自虛名入法界無別可入
則不壞種種又經云雖諸法無一無異而說

一異故知要由事相歷然不入方得相資相
徧耳若入則失緣則無諸緣各異義不入則
壞性用不得力用交徹則無互徧相資義若
具入不入則成俱存無礙義具此三緣方成
緣起了此緣性則能變通遂乃方而能圓小
而能大狹而能廣短而能長無非我心神德
自在則觸目皆是須彌入芥舉足住不思議
解脫矣故古人云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
方外皆吾心常分也豈假於他術乎則是衆
生全力非待證聖方具所以諸佛於不二法

中現妙神通菩薩向無性理內成大佛事故
信心銘云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極小同大忘
絕境界傳大士頌云須彌芥子父芥子須彌
爺山海坦然平敲冰來煮茶是以一法為宗
千途競入五嶽崢嶸而不峻四溟浩渺而不
深三毒四倒而非凡八解六通而非聖○問
戊五
如何是坦然平處答千尋滄海底萬仞碧峯
頭日出當中夜華開值九秋問如上所說即
心即佛之旨西天此土祖佛同詮理事分明
如同眼見云何又說非心非佛答即心即佛

是其表詮直表示其事令親證自心了了見
性若非心非佛是其遮詮即護過遮非去疑
破執奪下情見依通意解妄認之者以心佛
俱不可得故是以云非心非佛此乃拂下能
心權立頓教泯絕無寄之門言語道斷心行
處滅故亦是一機入路若圓教即此情盡體
露之法有遮有表非即非離體用相收理事
無礙今時學者既無智眼又闕多聞偏重遮
非之詞不見圓常之理奴郎莫辯真偽何分
如棄海存漚遺金拾礫搨泡作寶執石為珠

所以經云譬如癡賊棄捨金寶擔負瓦礫此之謂也今當纂集正爲於茲且心之與佛皆世間之名是之與非乃分別之見空論妄想曷得真歸所以祖師云若言是心是佛如牛有角若言非心非佛如兔無角並是對待強

戊五

十七

已徇物若實親省現證自宗尚無能證之智心及所證之妙理豈況更存能知能解有得有趣之妄想乎近代或有濫參禪門不得旨者相承不信即心即佛之言判爲是教乘所說未得幽玄我自有宗門向上事在唯重非心非佛之說並是指鹿作馬期悟遭迷執影是真以病爲法只要門風緊峻問答尖新發狂慧而守癡禪迷方便而違宗旨立格量而據道理猶入假之金存規矩而定邊隅如添水之乳一向於言語上取辨意根下依通都

爲能所未亡名相不破若實見性心境自虛
匿跡韜光潛行密用是以全不悟道唯逐妄
輪廻起法我見而輕忽上流恃錯知解而摧
殘末學毀金口所說之正典撥圓因助道之
修行外二乘之菩提滅人天之善種但欲作
探玄上士傲無礙無修不知返墮無知成空
見外道唯觀影跡莫究圓常積見不休徒自
疲極如孔子迷津問漁父漁父曰人有畏影
惡跡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
靜處以息跡愚亦甚矣何不一心爲道息諍

除非自然過量超情還淳返朴若以道自養
則不失以道濟他則不誑以道治國則國泰
以道修家則家安故不可頃刻忘道矣所以
道德經云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
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者忠信之薄日以
衰薄而亂之首莊子云五色不亂孰爲文彩
五聲不亂孰爲律呂白玉無瑕孰爲珪璋殘
朴以爲器者工匠之罪毀道德而爲仁義者
聖人之罪君能焚符破璽賊盜自止剖斗折
衡而民不諍聖人生而賊盜起聖人死而賊

盜止故知仁義禮智信而利天下者少害天下者多矣曷如開示如是不思議大威德廣大法門普蔭十方群生等潤可謂深達妙旨冥合真歸如香象渡河步步到底似養由駕箭一一穿揚盡為破的之文皆是窮源之說此是圓頓義非權宜門如水月頓呈更無來去猶明鏡頓照豈有初終如首楞嚴疏鈔云若聞此經卽悟得微塵毛孔一切衆生皆在我本覺中推一切物皆無自性則除無明無明若除一時頓證則是頓得不從修得如觀

音入流亡所阿難自慶不歷僧祇獲法身等並是頓也

宗鏡錄卷第二十五

茂五

十九

音釋

魑魑丑知切魑靡寄切魑魑屬也 魍魍文紂切魍魍力蔣切魍魍山川精 纂纂作管切纂絲集也韜識也 璽璽息里切璽印也

永樂北藏

宗鏡錄

第一四五册